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五回 戀花叢公子扶喪 定藥方醫生論病

「這封信，你道他說些甚麼？他說：『臺灣一省地方，朝廷尚且拿他送給日本，何況區區一座牯牛嶺，值得甚麼！將就送了他罷！況且爭回來，又不是你的產業，何苦呢！』」這裡撫臺見了他的信，就冷了許多，由得這裡九江道去攪，不大理會了。不然，只怕還不至於如此呢。」我聽了這一番話，沒得好說，只有歎一口氣罷了。逛了一回，便出城去。看看沒甚事，我便坐了下水船，到蕪湖、南京、鎮江各處走了一趟，沒甚耽擱，回到上海。恰好繼之也到了，彼此相見。我把各處的正事述了一遍，檢出各處帳略，交給管德泉收貯。

說話間，有人來訪金子安，問那一單白銅到底要不要。子安回說價錢不對，前路肯讓點價，再作商量。那人道：「比市面價錢已經低了一兩多了。」子安道：「我也明知道。不過我們買來又不是自己用，依然是要賣出去的，是個生意經，自然想多賺幾文。」那人又談了幾句閒話，自去了。我問：「是甚麼白銅？有多少貨？」子安道：「大約有五六百擔。我已經打聽過，蘇州、上海兩處的腳爐作、煙筒店，盡有銷路，所以和繼翁商量，打算買下來。」我道：「是哪裡來的貨，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兩多一擔？」子安道：「聽說是雲南藩臺的少爺，從雲南帶來的。」我道：「方才來的是誰？」子安道：「是個捐客（經手買賣者之稱，滬語也）。」我道：「用不著他，我明天當面去定了來。」繼之道：「你認得前路麼？」我道：「陳稚農，我在漢口認得他，說是雲南藩臺的兒子，不是他還有哪個。是他的東西，自然該便宜的。」子安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我道：「他這回是運他娘的靈柩回福建原籍的，他帶的東西，自然各處關卡都不完釐上稅的了。從雲南到這裡，就是那一筆釐稅，就便宜不少。我在漢口和他同過好幾回席，總沒有談到這個上頭。」繼之道：「他是個官家子弟，扶喪回裡，怎麼沿途赴席起來？」我道：「豈但赴席，我和他同席幾回，都是花酒呢。終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帶。他比我先離漢口的，不知幾時到的上海？」子安道：「這倒不了利，並且也不知他住在哪裡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一打聽就著了。」說罷，叫一個會幹事的茶房來，叫他去各家大客棧裡去打聽雲南藩臺的少大人住在哪裡。那茶房道：「我有個親戚，在天順祥票號裡做出店的，前回他來說過，有個陳少大人住在那邊。此刻不知在那裡不在，一問便知道了。」說罷自去。過了一會來說：「陳少大人只在那裡歇一歇腳，就搬到集賢裡天保棧去了，住在樓上第五、第六、第七號。」

我聽了，等到明天飯後，便到天保棧去找他。誰知他並不在棧裡，只有幾個家人在那裡。回我說：「少爺這幾天有病，在美仁裡林慧卿家養病呢。」我聽了，便記了地方，先自回去。等吃過晚飯，再到美仁裡林慧卿處，問了龜奴，說房間在樓上，我便登樓，說是看陳老爺的。那丫頭招呼到房裡。慧卿站起來招呼道：「陳老爺，朋友來了。」我卻看不見他；回轉頭來，原來他擁了一床大紅縐紗被窩，坐在床上。欠身道：「失迎，失迎！恕我不能下床！閣下幾時到的？」我道：「昨天才到的。白天裡到天保棧去拜訪。」稚農又忙道：「失迎，失迎！」我接著道：「貴管家說是在這裡，所以特來拜望。」說著，又看了慧卿一眼道：「順便瞻仰瞻仰貴相好。」慧卿笑道：「這位老爺倒會說！來看朋友罷了，偏要拿旁人帶一帶。還不曾請教貴姓啊？」我笑道：「方才我坐車子到這裡來，忘了帶車錢，無可奈何，拿我的姓到當舖裡當了。」慧卿笑道：「當了多少錢？我借給你去贖出來罷。不然，沒了姓，不像個老爺。」我道：「原來老爺要帶著姓做的，今天又長了見識了。」稚農道：「閣下來了，就熱鬧。我這幾天正想著你的談鋒。自從到了這裡，所見的無非是幾個捐客，說說話來，無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維話，聽了就要噁心，恨的我誓不見他們的面了，只叫法人、醉公兩個招呼他們。」

原來稚農帶了兩個人同行：一個姓計，號醉公；一個姓繆，號法人。大抵是他門下清客一流人，我在漢口也同過兩回席的。我聽說，便問道：「此刻繆、計二公在那裡？」稚農問慧卿道：「出去了麼？」慧卿用手一指道：「在那邊呢。」稚農推開被窩下床。我道：「稚翁不要客氣，何必起來招呼。」稚農道：「不，我本要起來了。」慧卿忙過去招呼伺候，稚農早立起來。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國縐紗袍子，玄色外國花緞馬褂，羽緞瓜皮小帽，核桃大的一個白絲線帽結，釘了一顆明晃晃白果大的鑽石帽準。較之在漢口時打扮，又自不同。走到煙炕一邊坐下，招呼我過去談天。我此時留神打量一切，只見房裡放著一口保險鐵櫃，這東西是向來妓院裡沒有的，不覺暗暗稱奇。

談了幾句應酬話，忽然計醉公從那邊房裡跑了過來，手裡拿著一個鑽戒。見了我便彼此招呼，一面把戒指遞給稚農道：「這一顆足有九釐重。」稚農接來一看道：「幾個錢？」醉公道：「四百塊。」慧卿在稚農手裡拿過來一看道：「是個男裝的，我不要。」醉公道：「男裝女裝好改的。」慧卿道：「這裡首飾店沒有好樣式，是要外國來的才好。」醉公便拿了過去。一面招呼我道：「沒事到這邊來談談。」我順口答應了。稚農對我道：「這回虧了他兩個，不然，我就麻煩死了！」一言未了，醉公又跑了過來道：「昨天那掛朝珠，來收錢了。」稚農道：「到底多少錢？」醉公道：「五百四十兩。」稚農道：「你打給他票子。」醉公又過去了，一會兒拿了一張支票過來。稚農在身邊掏出一個鑰匙來交給慧卿，慧卿拿去把那保險鐵櫃開了，取出一個小小拜匣來；稚農打開，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圖書，蓋在支票上面。醉公拿了過去，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鐵櫃裡去，鎖好了，把鑰匙交還稚農。我才知道這鐵匣是稚農的東西。

和他又談了幾句，就問起白銅的事。稚農道：「是有幾擔銅，帶在路上壓船的。不知賣了沒有，也要問他們兩個。」我道：「如此，我過去問問看。」說罷，走了過去，先與繆法人打招呼。原來林慧卿三個房間，都叫稚農占住了。他起坐的是東面一間，當中一間空著做個過路，繆、計二人在西邊一間。我走過去一看，只見當中放著一張西式大餐檯子，鋪了白臺布，上面七橫八豎的，放著許多古鼎、如意、玉器之類。除了繆、計二人之外，還坐了七八個人，都是寧波、紹興一路口氣，醉公正和他們說話。我就單向法人招呼了，說了幾句套話，便問起白銅一節。法人道：「就是這一件東西也很討厭，他們天天來問，又知道我們不是經商的，胡亂還價。閣下倘是有銷路最好了。」我道：「不知共有多少？如果價錢差不多，我小號裡可以代勞。」法人道：「東西共是五百擔，存在招商局棧裡。至於價錢一層，我有雲南的原貨單在這裡，大家商量加點運費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檢出一張票子，給我看過，又商定了每擔加多少運費。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明天打票子來換提貨單便了。但不知甚麼時候可來？」法人道：「隨便下午甚時候都可以。」

商定了，我又過去看稚農，只見一個醫生在那裡和他診脈，開了脈案，定了一個十全大補湯加減，便去了。稚農問道：「說好了麼？」我道：「說好了，明天過來交易。」慧卿拿了小小的一把銀壺過來道：「酒燙了，可要吃？」稚農點點頭。慧卿拿過一個銀杯，在一個洋瓶裡，傾了些末子在杯裡，沖上了酒，又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，用手巾揩拭乾淨，在酒杯裡調了幾下，遞給稚農，稚農一吸而盡；還剩些末子在杯底，慧卿又沖了半杯酒下去，稚農又吃了。對我說道：「算算年紀並不大，身子不知那麼虛，天天在這裡參啊、茸啊亂鬧，還要吃藥。」我道：「出門人本來保重點的好。」稚農道：「我在雲南從來不是這樣，這還是在漢口得的病。」我道：「總是在路上勞頓了。」慧卿道：「可不是。這幾天算好得多了，初來那兩天還要利害呢。」我隨便應酬了幾句，便作別走了。回到號裡，和子安說知，已經成交了。所定的價錢，比那捐客要的，差了四兩五錢銀子一擔。子安道：「好孝心！少賺點也罷了。」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我打了票子，便到林慧卿家去，和法人換了提單。走到東面房裡，看看稚農。稚農道：「閣下在上海久，可知道有甚麼好醫生？我的病實在了不得，今天早起下地，一個頭暈就栽下來！」我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可是要趕緊調理的了。從前我有個朋友叫王端甫，醫道甚好，但是多年不見了，不知可還在上海。回來我打聽著了送信來。」稚農道：「晚上有個小宴，務請屈尊。」我道：「閣下身子不好，何必又宴客？」稚農道：「不過談談罷了。」說罷，略為了幾句，便作別回來，把提單交給子安，

驗貨出棧的事，由他們幹去，我不管了。因問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。管德泉道：「自從你識了王端甫，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，家裡有了毛病總是請他。他此刻搬到四馬路胡家宅，為甚不在上海。」我道：「在甚麼巷子裡？」德泉道：「就在馬路上，好找得很。」過了一會，稚農那邊送了請客帖子來，還有一張知單。我看時，上面第一個是祥少大人云甫，第二個便是我，還有兩個都士雁、褚迭三，以後就是計醉公、繆法人兩個。打了知字，交來人去了。我問繼之道：「那裡有個姓祥的，只怕是旗人？」繼之道：「可不是。就是這裡道臺的兒子，前兩天還到這裡來。」我道：「大哥認得他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！年紀比你還輕得多。在南京時，他還是個小孩子，我還常常撫摩玩弄他呢。怪不得我們老了，眼看見的小孩子，都成了大人了。」

大家閒談了一會，沒到五點鐘，稚農的催請條子已經來了，並注了兩句「有事奉商，務請即臨」的話。我便前走去一趟。稚農接著道：「恕我有病，不能回候，倒屢次屈駕！」我笑道：「倒是我未盡地主之誼，先來奉擾，未免慚愧！」稚農道：「彼此熟人，何必客氣！早點請過來，是兄弟急於要問方才說的那位醫生。」我道：「我也方才問了來，他就住在四馬路胡家宅。」稚農道：「不知可以隨時請他不？」我道：「儘可以。這個人絕沒有一點上海市醫習氣，如果要請，兄弟再加個條子，包管即刻就來。」稚農便央我寫了條子，叫人拿了醫金去請，果然不到一點鐘時候就來了。先向我道了闊別。我和他二人代通了姓名，然後坐定診脈。診完之後，端甫道：「不知稚翁可常住在上海？」稚農道：「不，本來有事要回福建原籍，就叫這個病耽誤住了。」端甫點頭道：「據兄弟愚見，還是早點回府上去，容易調理點；上海水土寒，恐怕於貴體不甚相宜。」說罷，定了脈案，開了個方子，卻是人參養榮湯的加減。說道：「這個方子只管可以服幾劑。但是第一件最要靜養。多服些血肉之品，似乎較之草根樹皮有用。」稚農道：「鹿茸可服得麼？」端甫道：「服鹿茸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「未嘗沒點功效，但是總以靜養為宜。」說罷，又問我道：「可常在號裡？我明日來望你呢。」我道：「我常在號裡，沒事只管請過來談。」端甫便辭去了。

我又和稚農談了許久。祥雲甫來了，通過姓名。我細細打量他，只見他生得唇紅齒白，瘦削身裁；穿一件銀白花緞棉袍，單一件夾桃灰線緞馬褂；鼻子上架一副金絲小眼鏡；右手無名指上，套了一個鑲鑽戒指；說的一口京腔。再過了一會，外面便招呼坐席。原來都、褚兩個早來了，不過在西面房裡坐，沒有過來。稚農起身，招呼到當中一間去，親自篩了一輪酒，定了坐。便叫醉公代做主人，自己仍到房裡歇息。醉公便叫寫了局票發出去。坐定了，慧卿也來周旋了一會，篩了一輪酒，唱了一支曲子，也到房裡去了。我和都、褚兩個通起姓名，才知都士雁是骨董鋪東家，褚迭三是藥房東家。數巡酒後，各人的局陸續都來了。祥雲甫身邊的一個，也不知他叫甚名字，生得也還過得去。一隻手搭在雲甫肩膀上，只管唧唧噥噥的說話。忽然看見雲甫的戒指，便脫了下來，在自己中指上一套，說道：「送給我罷。」雲甫道：「這個不能，明日另送你一個罷。」那妓女再三不肯還他，並說道：「我要轉到褚老爺那邊了。」說罷，便走到褚迭三旁邊坐下。迭三身邊本有一個，看見有人轉過來，含了一臉的醋意，不多一會，便起身去了。恰好外面傳進來一張條子，是請雲甫的，雲甫答應就來，隨向那妓女討戒指。那妓女道：「你去赴席，左右是要叫局的，難道帶在我手裡，就會沒了你的嗎？」雲甫便起身向席上說聲「少陪」，一面要到房裡向稚農道謝告辭。醉公兀的一下跳起來，向房裡便跑。不料門房口立了個大丫頭，雙手下死勁把醉公一推道：「冒冒失失的，做甚麼啊！」回身對雲甫道：「陳老爺剛才睡著了。他幾夜沒睡了，祥大人不要客氣罷。」雲甫道：「那麼他醒了，你代我說到一聲。」那丫頭答應了，又叫慧卿送客。慧卿在房裡一面答應，一面說：「祥大人走好啊！待慢啊！明天請過來啊！」卻只不出來。雲甫又對眾人拱拱手自去了。這裡醉公便和眾人豁拳鬧酒，甚麼擺莊咧，通關咧，眾人都有點陶然了，慧卿才從房裡亭亭款款的出來，右手理著鬢髮，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，說道：「黃湯又灌多了！」醉公道：「我不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

眾人都說酒多了，於是吃了稀飯散坐。

我問慧卿：「陳老爺可醒著？」慧卿道：「醒著呢。」我便到房裡去，只見稚農盤膝坐在煙炕上，下身圍了一床鸚哥綠縐紗被窩。我向他道了謝，又略談了幾句，便辭了過來，和眾人作別，他們還不知在那裡議論甚麼價錢呢，我便先走了。回到號裡，才十點鐘，繼之們還在那裡談天呢。我覺得有點醉了，便先去睡覺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飯後，王端甫果然來訪我，彼此又暢談了許多別後的事。又問起陳稚農可是我的好友。我道：「不過在漢口萍水相識，這回不過要買他的一單銅，所以才去訪他，並非好友。」端甫道：「這個人不久的了！犯的毛病，是個色癆。你看他一般的起行坐立，不過動生厭倦，似乎無甚大病。其實他全靠點補藥在那裡撐得住，一旦潰裂起來，要措手不及的。」我道：「你看得准他醫得好醫不好呢？」端甫道：「我昨天說叫他回去調理的話，就是叫他早點歸正首丘了。」我道：「這麼說，犯了這個病，是一定要死的了？」端甫道：「他從此能守身如玉起來，好好的調理兩個月後，再行決定。你可知他一面在這裡服藥，一面在那邊戕伐，碰了個不知起倒的醫生，還給他服點燥烈之品，正是『潑油救火』，恐怕他死得不快罷了。」我道：「他還高興得很，請客呢。」端甫道：「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嗎？」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端甫道：「你可知這一臺花酒，吃出事來。」

正是：杯酒聯歡才昨夜，緘書挑釁遽今朝。未知出了甚麼事，端甫又從何曉得，且待下回再記。